

周广仁先生的胸襟

◆ 吴 同

最近在MSN上聊天中获知一个信息,深为感叹,在此记下,以表对周广仁先生的敬意。

事情缘起本刊的一则报道:年前本刊刊登一则关于DG唱片公司宣布与中国年轻钢琴学子王羽佳签约之事。由于王羽佳正在美国师从的格拉夫曼大师是大名鼎鼎的寇蒂斯音乐学院院长、是郎朗在美国学习时的教授,因此王羽佳的动向早已在圈内引起普遍关注。这次能与全球最大的古典音乐唱片品牌DG签约,可见长进飞速,学业有成,也见证了名师高徒的名不虚传。

由于文章中提及王羽佳赴美之前在国内的教员是周广仁和凌远两位教授,不料引出周先生的不同看法。在MSN聊天中,周先生说:

“……看了王羽佳的喜讯,为她高兴。我不是她的老师,只是

一直很关心她,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帮助过她,如出国学习等事项。在专业学习方面,我一直很喜欢她,认为她是非常有天才的。她一直是凌远老师的学生,小时候参加过一些国内和国际比赛都取得良好成绩……我对他人的学生是很慎重的。从来不贪他人之功。怎能说她是我的学生呢。我帮过的人太多了,怎能都算我的学生呢。这倒让我为难了……”

短短几句话,经朋友之手,转到我的电脑前,却让我产生一阵难以拂去的感慨。多少年来,但凡有学生出了名,周围便常会出现或明或暗的争名分现象。原因多半是学生在从学经历中常常会求教多个教师。而除了主课教师,其他教师的功劳究竟如何“分摊”确实很难核算。

因为现行的教师评级中,获奖学生绝对是一个稀罕的“政绩”,是

教师头上的光环。谁都希望自己的学生中有几个能在国际上出名。

正因此,学生在写自己的简历时,也多半小心翼翼,从小到大,凡给自己上过课的老师一个也不敢落下。虽然对于学生可说是不忘点滴之恩。其实私底下却不排除对前途小心翼翼,前辈教师最好一个不得罪的世俗心态。据说,曾有一个俄罗斯学生报名参加去年在西班牙的一次国际钢琴比赛,简历中赫然有17位教师。而他本人的学琴经历却只有10年。国内学生虽不见于此,我想心境应该是相同的。

学生会有这种世俗心态,根源却是来自教育环境。如果每个教师都有周广仁先生那样的胸襟,或者学校不把学生是否出名与教师的利益挂钩,恐怕于教师和学生都会轻松许多。认真教与学之外,他们可以完全不必费心去计较个人得失。

“乐评家”睡着了

◆ 朱贤杰

著名的俄罗斯钢琴巨匠拉扎尔·贝尔曼曾经在2003年访问过中国并在北京和上海登台演奏,他是继吉列尔斯和里赫特之后20世纪俄罗斯最后的钢琴大师,于2005年3月去世。最近我在翻译钢琴家的文章时,看到他关于自己的一段回忆。从中可以一瞥钢琴家在台上演奏时的内心“杂念”——

“有一次我到米兰演出,那时候我还没有享有国际声誉,因此任何成功对我都是重要的。在意大利,我了解到一个成功的演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米兰影响最大的报纸,它在意大利全国拥有广泛的读者。恰如《纽约时报》的哈罗德·勋伯格一样,在米兰,法郎科·阿比亚蒂也是最重要的乐评家。他的观点决定了一场音乐会在意大利是成功还是失败。

“因为有此一说,我自然很想看看那个人是什么模样的。主观上我并不想认识他,由于很多乐评家不愿意和音乐家保持太近的距离,我不会让他为难。

“当我在米兰的威尔第音乐学院走上舞台时,我看到音乐厅几乎已经满座。而在第一排坐着一个壮实的中年人,他旁边的座位则空着。我立即明白,这人就是阿比亚蒂蒂。

“我开始弹舒曼的奏鸣曲。作为一种守则,我从来不允许自己分心而去扫视观众。但这次有些特别,我无法控制地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他。忽然,我看到那人的头垂得很低。感谢上帝!我想,他已经走神了,现在我要加油了。接着我以更大的激情来演奏。但是当我在演奏第二乐章



的一些轻声段落时,我忽然听见有人在打呼噜,很响!我偷偷地朝听众席看了一眼。不得了,阿比亚蒂蒂在我的音乐会中睡着了!这对我真是完全的失败呀!明天所有的报刊都会这样的报道——在贝尔曼的独奏音乐会上,乐评家阿比亚蒂蒂睡着了。好了,我悲哀地结束了舒曼的《奏鸣曲》,开始演奏李斯特的《但丁奏鸣曲》。当我弹‘极弱’的时候他仍然在睡觉,弹‘极强’的时候,他仍然在睡觉!

“当我终于弹完的时候,他才热烈地鼓掌。我鞠了几个躬,有一个是特地向着他的。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后台,告诉经理,阿比亚蒂蒂在我演奏的时候很快就睡着了。‘那是波拉,不是阿比亚蒂蒂。’‘谁是波拉?’后来才明白,那个叫波拉的人是乐迷,一个工程师。在音乐会中他会即刻昏昏欲睡,一直睡到音乐会结束,只有在鼓掌的时候才会醒过来一会儿。在这里每个人都知道,而且已经习惯了他,完全没有人会去注意他。但是他的酣睡却让我在整场音乐会中焦虑不已。”

贝多芬进入我的生活

——记法国钢琴家兼指挥家波米埃

◆ 顾忠伟

“我也说不清我为何要弹贝多芬,贝多芬就像一座山,被推入了我的生活,你能问山为何存在那儿吗?”法国钢琴家兼指挥家波米埃如是说。

对许多人来说,让·伯纳德·波米埃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像巴伦博伊姆和阿什肯纳齐那样,近年来他左右逢源于钢琴和指挥台。2005年李斯特国际钢琴赛上,我国钢琴家孙颖迪的决赛曲目以及获奖公演,就是由他执棒荷兰国家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的。波米埃录有包括巴赫、莫扎特、勃拉姆斯、舒曼、肖邦以及德

彪西和普朗克等大量唱片。可真正让这个法国人出名的,还是贝多芬。

贝多芬钢琴作品的演奏,往往被划分为不同流派。以施纳贝尔为首的德奥派,历来被视为权威演绎;此后的吉列尔斯、里赫特之崛起,则形成了苏联学派。然而自上世纪中期起,一些法国钢琴家开始以一种触键轻巧、听起来更悦耳的方式来演奏贝多芬,从而形成所谓的法国学派,波米埃便是其中之一人。他演奏的贝多芬酣畅舒顺,触键敏捷细腻,充满平衡和浪漫美感。波米埃自称不是个擅长某作品的演奏

如果说肖斯塔科维奇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有过短暂的复兴的话,恐怕要归功于他那本口述《见证》的出版。

不过,肖氏在西方世界里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早在他19岁创作《第一交响乐》之后,他就开始在西方古典音乐界崭露头角。

1941年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将肖斯塔科维奇的国际名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战争中创作的《第七交响乐》,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斯大林将这一作品宣传为反法西斯的颂歌,从而引起了盟国的好评。1942年7月19日,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听到了这首作品。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照片就是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德军围困的列宁格勒,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一个侧面肖像,可见当时影响之大。但在后来伏尔科夫记述的《见证》一书中,说是肖氏将这一作品解释成对战前苏联所弥漫恐怖气氛的描述。

不过这一切才刚刚是争论的开始,在他去世时,《纽约时报》发布的讣告中,将他总结为“一位有时受到严厉的思想意识批判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一评价当然是由于他当时和体制之间的模糊关系所造成的。在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受到斯大林批评之后,由《真理报》掀起了一股批判肖氏的狂潮,导致他陷入深深的恐怖气氛之中。而1937年首演的著名《第五交响乐》则被人解读成迎合斯大林的一部作品。在西方舆论看来,肖氏和马雅科夫斯基没什么区别,都是依附在斯大林体制内的御用艺术家。

当《见证》一书出版后,肖氏的第三任夫人伊丽娜发表了一篇文章,指称伏尔科夫篡改了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的原意,指责伏尔科夫只不过在利用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声而已。对于这样的诘问,伏尔科夫随即在《纽约时报》予以否认。这一段公案如今恐怕难以考证。但每隔几年,关于《见证》以及肖氏是否真正反抗过斯大林的话题都会成为讨论的焦点。

1953年,李德伦在莫斯科欣赏到肖氏的《第十交响曲》。当被问及感受时,李德伦不无困惑地表示,为什么他的音乐如此沉重?细细想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尚沉浸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之中,恐怕难以体会肖氏作品中的曲折与阴郁。不过就算从音乐史的角度,肖氏的现代主义特色也一直没有被中国音乐人所理解和把握,可见肖氏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一直都是模糊难辨。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

◆ 戚 庆

如果同一些对斯大林持异议的文艺家相比较,肖氏作品则显得大为不同。在长达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治的旋涡。不管愿意与否,他总是在荣誉的顶端或者政治危机的险境之间徘徊。而在音乐中所形成的那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反映出他高度睿智但是迫于环境压力,而不得不妥协的特点,这种悖论性的特征乃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特征。他们内心充满了激情,却同时又审时度势,常常妥协于现实的压力。这并非是我们所常见的“骑墙”,而是某种反讽和调侃。

这样一种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看显然太过陌生,他们所期待见到的是一分为二的简单形象。这样一种思维倾向阻碍了中国知识分子深入了解肖斯塔科维奇。

如果从音乐作品的角度进入,我们可以发掘出不同于《见证》中所刻画的丰富形象。就拿肖氏有名的四重奏作品来说,就被公认为贝多芬之后最深奥的四重奏,特别是晚期四重奏充满了迷惘和苦难。甚至那部被指为讨好斯大林的《第五交响乐》,作家法捷耶夫听到的却是无可挽回的悲剧感,而绝非是对斯大林的礼赞。正是因为肖氏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们已无法将他简单地纳入到哪个阵营中去。

罗斯特洛波维奇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此描述肖斯塔科维奇:“他有着非常复杂的个性,他有时候会撒谎,但是在音乐中,他是完全诚实的。”假如这样一个描述还算确切的话,我们纠缠的《见证》这一文本,是无法与肖氏的音乐作品来作对比的。假如我们真正想进入肖斯塔科维奇的内心世界,来重新理解他在那样一个环境下的行为逻辑,或许音乐才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道。遗憾的是这套CD在国内市场上很少看见。

波米埃1944年生于法国,4岁习琴,7岁举办个人音乐会,是著名法国钢琴家伊夫·纳特和皮埃尔·桑贡的高徒,并在巴黎音乐学院随毕戈特·欧仁学指挥。1962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赛上,他作为最年轻选手夺得一等奖荣誉奖。此后其演奏生涯如日中天。他与卡拉扬、海汀克、穆蒂、拉特等著名指挥都有过合作。

他还是个出色的室内乐演奏家,但他坚持自己首先是个钢琴家。今年4月,波米埃将携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登台上海。相信这部充满雄浑之美的贝多芬作品,在一个法国钢琴家演绎下,定会呈现独特韵味和与众不同的风采。

